

目 录

- 一、群经之首 日月同辉——《周易》导读 罗建平 (1)
- 二、中国文学之祖——《诗经》导读 黄安靖 (8)
- 三、达观处世第一人 字字是金五千言
 - 《老子》导读 赵冬梅 (16)
- 四、万世师表 仁者情怀——《论语》导读 黄意明 (25)
- 五、汪洋辟阖 仪态万方——《庄子》导读 黄安靖 (33)
- 六、金相玉质 逸响伟辞——《楚辞》导读 王新华 (41)
- 七、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——《史记》导读 王新华 (48)
- 八、七分梁甫一分骚 不为五斗米折腰
 - 《陶渊明集》导读 胡吉勋 (55)
- 九、名士风流的再现——《世说新语》导读 姚大勇 (62)
- 十、文词典雅 文章渊薮——《昭明文选》导读 李光卫 (70)
- 十一、百科全书式的宝藏——敦煌遗书导读 徐时仪 (77)
- 十二、佛学精华 中土禅言——《坛经》导读 顾国忠 (85)
- 十三、诗海泛舟 兴味无穷
 - 《唐诗三百首》导读 徐 铮 (91)
- 十四、识古文运动 入唐宋文学
 - 《唐宋文举要》导读 王新华 (98)
- 十五、体大思精 兴衰毕见
 - 《资治通鉴》导读 贺圣迪 (104)
- 十六、稀世通才的科学著作
 - 《梦溪笔谈》导读 王新华 (111)

- 十七、清虚雅正 张扬词学——《词综》导读 吕海春 (119)
- 十八、理学大师讲学的实录
——《朱子语类》导读 徐时仪 (125)
- 十九、选元剧精粹 存才人风范
——《元曲选》导读 金鸿达 (135)
- 二十、三国争雄 史籍流芳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导读 徐 铮 (141)
- 二十一、举义旗威震九洲 受招安痛断历史
——《水浒传》导读 徐 铮 (148)
- 二十二、神骏丰腴 逸趣横生
——《西游记》导读 王新华 (155)
- 二十三、集百草之宝 济万民之寿
——《本草纲目》导读 王新华 (161)
- 二十四、游万里河山 写千古奇文
——《徐霞客游记》导读 刘克申 (169)
- 二十五、日知其所亡 月无忘其所能
——《日知录》导读 贺圣迪 (176)
- 二十六、曲直难以理定的势力世界
——《聊斋志异》导读 徐 铮 (183)
- 二十七、一代文人的悲剧史
——《儒林外史》导读 徐 铮 (190)
- 二十八、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
——《红楼梦》导读 徐 铮 (196)
- 二十九、繁简适中 识见超群
——《古文观止》导读 王新华 (205)
- 三十、清学史研究之必备
——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导读 王新华 (210)

一、群经之首 日月同辉

——《周易》导读

罗建平

《周易》又名《易经》，号称群经之首。《周易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可以比拟为西方文化中的《圣经》。

一、书名、作者和性质

《周礼·大卜》说：“大卜掌三《易》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”意谓《易道》有三，夏时为《连山》，商代为《归藏》，到了周朝则叫《周易》。目前，三种《易》只剩下《周易》了。

有人根据易理循环演化的特征，释“周”字为周遍环绕之义，此说虽未必可信，却也言之成理，权作“周”字的补充说明。“易”字取义，古今众说纷纭。一曰易为蜥蜴。取蜥(变色龙)善变义。二曰易为日月。《纬书》云：“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。”三曰易为变易。三种说法意义相近，唯蜥蜴说更近文字本义。总之，“易”指事物的变化或演化，西语《周易》的译名即为《变化的书》(The Book of Changes)；“周”为朝代名。这便是周易书名的来由。

《周易》的作者也是比较难以确定的。根据《周易·系辞下》的说法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现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这里的包牺即伏羲。可见八卦是伏羲时代

的产物。从八卦演化成六十四卦，重卦及卦爻辞的创作者的归属问题，较为权威的通行说法是司马迁的记载：“自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，而天下治。”（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）又说：“西伯……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记》）。由此可见，《周易》的作者是将远古时代的八卦演化成六十四卦的文王。

一般认为，《周易》是一部卜筮专著，其卦辞、爻辞大都有吉凶之断，但是《周易》不是一本简单的“筮书”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其卦辞、爻辞、卦形、爻位等显示出复杂而深刻的“义理”，是一种以符号象征为基础的哲学。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种事物、事件和现象的组合，分别预示着特定环境、条件下的处世方法、人生哲理、自然规律等；而每一卦从初爻到上爻的演进，反映了某种事物、现象变动、发展的规律；不同卦之间也有巧妙的对应和转换关系，体现出事物的内在联系。总之，《周易》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显示其哲学蕴意，《周易》中的占筮，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运用，而《周易》哲理的核心反映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。

二、《周易》的结构和内容

《周易》的基础是八卦。八卦实属远古初民观察和领悟事物的一种方法。古人思维是原逻辑的、喻言性的和象征性的，八卦即阴（--）和阳（—）两种符号配成八类象征性事物。首先是乾、坤两卦。乾卦（☰）全阳，象征着天，也表示着与天相似的一类事物，如在人体表示头，在社会生活领域表示父亲、首长、君主等。由于天的高贵品质，乾卦又表示金和玉；加之天高难及，乾卦又有了高深和遥远的意义。坤卦（☷）全阴，象征着大地，也表示母亲（地母）、柔顺（以牛为喻象）、众多、根据、覆盖，在人体指腹部等。

乾坤即成，万物始生。在八卦系统中，乾为父，坤为母，分别有三男三女。长男震卦（☳）象征雷、春天、龙，表示植物、花朵（春华）

以及运动、决躁等意义。中男坎卦(三)象征着水,有忧险、劳苦之义,也表示沟渎、隐伏、月夜、强盗。少男艮卦(三)象征山,表示山路、小石、门或守门人、狗。至于三女,长女巽卦(三)象征风,有准绳、工巧、白色、长、高象之义,表示抉择进退、迟疑不决,也指气味,购物获利三倍。中女离卦(三)象征火,表示太阳和闪电,有甲胄、兵器象;在人为大腹或孕妇之象,动物中指鳖、蟹、龟等甲壳类;植物中指枯槁中空之木。少女兑卦(三)象征着沼泽,有巫师、口舌之象,毁折象,决断象,表示西方、月亮、妾、羊以及刚硬不毛之地。

八卦单卦又叫经卦,八经卦两两重叠谓重卦,由此构成六十四卦,这是《周易》的主体。周以后,约战国时代,孔子及其门生围绕着这一主体,对《周易》作了大量的注释和发挥,构成《易传》系统。现存《易传》有十个方面,世称十翼(即《周易》主体的辅翼部分),这便是《文言》,《彖传》(上、下),《系辞》(上、下),《说卦传》,《序卦传》,《杂卦传》。

《易经》作者视“乾”、“坤”两卦为六十四卦的门户,赋予特别意义,专设《文言》两节,分别解说这两大卦的象征意义。《彖传》(“彖”音 tuàn,裁断,判断义)是对卦义的断定。《象传》是对卦辞、爻辞的解释。《系辞》篇幅较长,是《周易》经文义旨通论性专著。其一,是对《周易》经文的基本含义、原理、功用、起源、法则等作较全面的辨析阐发,有助于后人理解八卦、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大义;其二,在阐述《周易》的同时,作者广泛地表达了宇宙万物、阴阳变异、辩证发展等本体论、认识论等哲学思想。《说卦传》主要辨析八卦的基本象征意义和取象范围。《序卦传》揭示了六十四卦排列顺序所包含的意义,表达了事物正面发展或反面转化的辩证思想,是一篇具有哲理性的六十四卦的推衍大纲。《杂卦传》是“杂糅众卦,错综其义”的一篇专论,把六十四卦重新排列,分成 32 组,使之两两对举,以显卦义(如“乾”刚、“坤”柔)。在对《周易》的结构(《周易》的主体和辅翼)有了大概了解后,我们回到从《周易》主体六十四

卦中。理解《周易》主体主要有两个途径：其一是搞清六十四卦的卦名、卦义和爻义，以及《彖传》对此的解释；其二通过研究重卦的各个要素全息地领会卦的要义。对于前者，本文仅从卦名、卦义方面勾勒出某些卦的轮廓；后者倒是理解《周易》的精髓，故稍详分析。

就卦名、卦义而言，“乾”为天，阳刚自强；“坤”为地，厚德载物；“屯”为物始，艰难之象；“蒙”，物稚而需启蒙；“需”，容忍、等待；“讼”，争讼；“师”，聚众而出征；“比”，众而比和；“小畜”，蓄养之道；“同人”，同心同德；“大有”，丰收昌盛；“谦”，谦而受益；“豫”，乐而有虞；“随”，遇事随时；“蛊”，除弊治乱；“临”，君临善治等等。

就重卦而言，主要是一种观象研究，由各重卦的图形推衍其间的关系，包括卦辞、爻辞的推断。观象一般考虑以下几种要素：卦位、卦象、爻象、爻位、卦序、互卦。

卦位指组成重卦的两个单卦在重卦中的位置：位于上部的单卦叫上卦、外卦、后卦；位于下部的单卦叫下卦、内卦、先卦。卜筮时，内卦一般表示自己或邻近的方面；外卦代表他人或与自己对立的方面。六十四卦的卦位关系体现出相应的卦义。比如蒙卦（䷃），上艮（山）下坎（水），表示山下有泉；明夷卦（䷣），内卦为离火（日），表示文明；外卦为坤土，表示柔顺，卦义指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也可以理解为文明理性陷入土中无法伸张。

卦象是指两个具体的八卦物象组合成一个重卦卦象。比如山天大畜，由艮卦（山）和乾卦（天）组成，艮为外卦、上卦；乾为内卦、下卦，意谓天在山中。但是，这里乾卦天象系指天的属性（为高、寒、金、玉等），而不是指山包容了天。因此大畜卦可以理解为：山中有金、玉等财宝（矿产）。

爻象有两种：“—”为阳爻，代表阳刚之物，象征男子、君权、刚健的品德；“--”为阴爻，代表阴柔之物，象征女子、臣民、软弱柔顺的品德。

爻位指爻在卦中的位次。重卦每卦有六个爻，按成卦的顺序，

最下边的为初爻(也叫一爻、下爻),随后是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六爻的依次向上排列(六爻又叫上爻)。具体的爻位又有阴阳之分:一、三、五爻为阳,二、四、六爻为阴。凡阳爻居阳位,阴爻居阴位,均为“当位”,否则为“失位”(失正)。初爻表示事物的始源和本质,上爻表示事物的终结或表象。一、二爻为地道,三、四爻为人道,五、六爻为天道。单卦三爻中上为上位,中为中位,下为下位。重卦中,一、四爻为下位,二、五爻为中位,三、六爻为上位。《周易》尚中,凡阳爻居中位,象征“刚中”之德;阴柔居中位,象征“柔中”之德。若阴爻处二位,阳爻处五位,则是既“中”又“正”,称为“中正”,为完美的象征。

由爻位、阴阳因素反映出卦内诸爻的乘、承、比、应的复杂关系。凡一爻凌于另一爻之上者谓之“乘”,阴爻在阳爻之上者为“乘阳”,象征弱凌强、邪压正(小人得道),爻义多不吉;而阳爻居阴爻之上则为常道。凡一爻紧贴一爻之下者为上“承”。凡相邻两爻均谓“比”,“比”有阳爻对阳爻,阴爻对阴爻,阳爻对阴爻3种关系,象征着事物在相邻环境中的作用与反作用。凡下卦三爻与上卦三爻都有两两对应关系,即初爻与四爻,二爻与五爻,三爻与六爻的对应,此之谓“应”。相对应的爻若为一阴一阳则可交感,谓“有应”,否则为无应。爻位对应关系象征着事物对立面的和谐统一。

序卦是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,反映事物的起因和发展。

互卦是从一个重卦中叠现出的另外一些卦,主要看六爻中间的四爻,即二爻、三爻、四爻构成一个互卦,或者三爻、四爻、五爻构成一个互卦。如水雷屯卦(上坎下震)六爻为䷂,二至四爻为坤(☷),三至五爻为艮(☶),坤和艮即是屯的互卦。

依易象之说,卦象与爻象、爻位的结合可以推断卦辞、爻辞的意义和来由(也可以说,卦辞、爻辞是根据卦象、爻位关系拟出的)。因此,若能全面、灵活地把握八卦寓意和取象范围,参悟、变通卦象、爻象、爻位的关系,即便不看经文,也可知晓各重卦大义,而且

能因“事”制宜地加以创造性运用。

三、《周易》的主要价值

《周易》作为先秦经典，具有多方面的价值，最主要的是它的哲学思想；其次是易理思想在科技、军事、医学、美学、武术等领域的运用；还有《周易》经文本身含有的社会生活的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。即便文明昌盛的现代社会，《周易》依然在各个方面推陈出新，潜力无穷。

《周易》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。首先是观物取象的观念。《周易》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八种符号(象)，由此演绎出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复杂关系。其爻象反映的阴阳范畴成为古代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。其二是万物交感的观念。事物在阴阳两股势力的推动下，产生变化，变化过程即是一种交感。《周易》善于从交感观点观察事物的动静变化，认为凡有动象、有交感之象的卦是吉利的、有前途的，如泰卦(地为上卦，天为下卦)，由于地气下沉，天气上升，二气升降正好交感，故为吉。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观念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卦卦从初爻到上爻，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，而且各卦之间也形成一个发展变化序列，并含有物极必反的思想。泰卦九三爻辞说：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”

《周易》思想对古代文化的渗透是全面而深刻的。科技方面，有先天、后天八卦数、九宫数、河洛数对数学的影响；有机械制造上的易理运用；有天象关系的易理推演；有建筑上的易理构造(如八卦村，或城市规划中的易理)；有地理、地貌的易象取用等等。

军事方面，有著名的八卦阵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而《三十六计》正是以《易》演兵，即将《周易》的阴阳变化推演成兵法的刚柔、奇正、攻守、进退、虚实、主客、彼己等关系的相互对立、调和与转化。如第六计“声东击西”，取自萃卦(变卦为随)，所谓：“敌志乱萃，不

虞，坤下兑上之象，利其不自主而取之”（敌军混乱随时有灾，以萃卦计，应从方位上迷惑敌人，乘敌人失控而歼之）。卦上诸爻可看出敌我兵力分布情况，也可以判断诱敌、攻虚的要害。

医学方面，以易解医、用医，成果斐然。名医通常也是易学大家，医易同源观念根深蒂固。孙思邈曾言：“不知《易》，不足以言大医。”历代医家将易理融入医典、药典、针灸穴位中，形成八卦脏象说（心为离卦，肾为坎卦，心火肾水升降交感，即为既济卦）、八卦经络学说、八卦诊断学说（体诊、鼻诊、耳诊中的八卦分野）、八卦本草学说、八卦方剂配伍（交泰丸、坎离丹等）、八卦针灸取穴（奇经纳卦法，子午流注法）等。

美学方面，易象的成就也是蔚为壮观的，主要是把审美经验、艺术创造与感性具象结合起来。易象和艺术形象相互契合，成为中国美学形象思维的源头。易象之象既非全然具象，亦非纯粹抽象。在美学领域，这种“神似”可以构成种种联想之“象”，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（绘画的诗化，园林的象征化，书法之象的生命律动等）。

《周易》卦爻辞所涉及内容，广泛地反映了上古农业、畜牧业、渔猎和商业等社会经济情况，从中可以了解人们的饮食、衣服、宫室、器皿及生活场景，了解祭祀、征伐、守卫、诉讼等活动。甚至在文学方面，我们也可以找到上古的一些歌谣（比《诗经》还古老的文学形态资料）。

两千多年来对《周易》的研究，有注家数百上千，至今依然新意层出，生机勃勃。许多方面的新发现令人惊异和深思。比如六十四卦与生物遗传密码有着相同的数码关系；爻象变化与计算机进位制是同一原理；八卦与亚原子夸克结构（八重态）具有同构性；八卦与天文、气象、生态也有内在联系。此外，《周易》还对经营之道、管理思维、思维科学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古老的《周易》与日月同辉，与时代共存。

二、中国文学之祖

——《诗经》导读

黄安靖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它和《楚辞》一起被称为先秦诗歌的双璧，是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。从作品形成的时间看，《诗经》早于《楚辞》，所以近人李维先生说：“三百篇为中国纯文学之祖。”可见《诗经》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至为崇高的。

—

《诗经》中的诗都是周诗，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，下至东周的春秋中叶，历时五百多年；产生的地域，大约在现今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北北部一带。《诗经》是由这些地方的民间歌谣、诸侯王朝政治诗、郊庙祭祀歌舞曲等汇集而成。《诗经》中的篇章，产生的时间是如此之漫长，产生的地域是如此之广阔，那么，又是谁把它们搜集、编辑成一本诗集的呢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原来，古代设有采诗的专官，到民间去采诗，以便从这些民间诗歌中了解民情。此外，《国语》中又有公卿列士献诗、太师陈诗的记载。《诗经》中的诗歌就是靠采诗献诗制度逐渐搜集而成。那么，又是谁把这些诗篇加工整理成诗集的呢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古者，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周之

盛，至幽厉之缺”。司马迁认为《诗经》的删定者是孔子。此说自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持怀疑态度，因为在孔子之前如果真有三千余篇诗章流传于世的话，先秦其他书籍不可能不提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一直称“诗三百”，《墨子·公孟篇》也说过：“诵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”，先秦典籍中未见有“诗三千”或类似说法。“左传”引诗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今本《诗经》。《襄公二十七年》记吴公子季札聘鲁，鲁国为他演奏周乐，演奏的内容和顺序，大体和现在流传的《诗经》相同，而当时孔子才8岁，可以说明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在内容和编次上与今本《诗经》相同的本子。如果司马迁的说法不成立，那么《诗经》究竟成于何人之手呢？《周礼》说：“太师教六诗：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可见，当时诗是教育的主要内容。《周礼》又说：“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”，“乐”也是教育内容之一。古代诗乐不分，诗也是有乐调的，为了教育的方便，太师乐官对诗进行加工编辑是很有必要的，所以说，古代的太师乐官很可能是《诗经》最早的整理加工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诗以谕其志”，这里说的是春秋时代，在政治、外交等场合，当人们发表意见或主张时，往往引用诗歌的章句作为外交辞令，使言语婉转而含蓄，以此来表述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称诗”。“称诗”的客观要求促成当时上层社会学诗的风气，所以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春秋时代“赋诗言志”的社会要求，也可能促使太师乐官不断地对诗进行加工整理。大约在春秋时就已经形成了接近今本《诗经》的本子，孔子对此进行过校正乐调的工作。

《诗经》形成诗集后，原先并不叫这个名字，孔子管它叫“诗”、“诗三百”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在庄子的著作中，“诗三百”被列为儒家“六经”之一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中说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治理天下的大道，称自己“治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”。这很可能是庄子或他的门徒杜撰出来以抬高道家学说的地位的，不足

为信。但是，我们可以由此推知，“诗”被称为“经”很可能是在战国开始的。荀子在《劝学篇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于读礼……礼之敬文也，乐之中和也，诗、书之博，春秋之微也，在天地间毕矣。”可见“诗”在战国时期，已被当作儒家的经典学说之一。

到了汉武帝时代，董仲舒对战国以来思想纷呈的局面进行了整顿，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把儒家学说确定为封建专制的正统思想，儒家学说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，被尊为“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”。“诗三百”作为“六经”之一，从此被请入至上的殿堂，涂上神圣的光环。这样，“诗”、“诗三百”也就被称之为“诗经”了。

二

《诗经》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大类，共 305 篇。《风》又称《国风》，共 160 篇，《雅》共 105 篇，《颂》共 40 篇。古人是按什么标准把《诗经》305 篇分成这三大类的呢？郑樵《六经奥论》说“风土之音曰风，朝廷之音曰雅，宗庙之音曰颂”，此说有理。其实，《诗经》是按音乐分类的。古人所谓“风”，是指各地民间歌谣的音调；所谓“雅”，是指周首都的乐调，也就是《左传》所说的“天子之乐曰雅”；所谓“颂”，按郑樵的说法，是指宗庙祭祀歌舞时的乐调。王国维考证，风、雅是清唱音乐，歌辞有韵，声音短促，叠章复唱；颂多数无韵，声音缓慢，大多不分章节，可以配合舞步。

《国风》又分为十五国风，即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、《魏风》、《唐风》、《秦风》、《陈风》、《桧风》、《曹风》、《豳风》、《卫风》、《王风》、《郑风》、《齐风》。是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，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，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江汉地区，在现在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以及湖北北部等地。《国风》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这些地区的民歌，只有少部分是下层士吏及其家属的

作品。《国风》广泛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，涉及到婚姻爱情、劳动生产、行旅劳役等等各方面的社会内容，被称为“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”。

《邶风·静女》：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”。一位娴贞而美丽的女子，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楼里见面，姑娘故意藏着不见面，小伙子急得一筹莫展，挠头抓耳，徘徊张望。“静女其娈，贻我彤管，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”，此章以下是痴情的小伙子的回忆。善良漂亮的姑娘情深意长，曾送小伙子红管，表达她纯贞的爱情。看着这光彩流溢的红管，小伙子怎么能放下对心爱的姑娘的依恋？“自牧归荑，洵美且异，匪女之美，美人之贻”。曾经在郊外田野，姑娘赠送茅草一株与小伙子，小伙子把它看作是至爱的珍宝，并不是茅草本身珍异而是因为美人相送，小伙子才把它当作生命的真爱。通过对恋人外貌的赞美，对恋人焦急的等待以及对美好幸福时刻的回味，把一支爱恋之歌唱得幽婉曲折，感人至深。

《召南·驺虞》：“彼苗者葭，壹发五把，于嗟乎驺虞！彼苗者蓬，壹发五縱，于嗟乎驺虞！”“驺虞”是当时的兽官名，指猎手。密密的一片芦苇丛，春日和煦，猎手英武，箭箭射中母猪，射手本领高强无比。密密的一片蓬蒿林，春日和煦，猎手英武，箭箭射中小猪，射手本领高强无比。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，通过对猎手的赞美，展开了一幅上古牧猎生活的画卷，诗歌截取行猎过程的两个场景，笔简墨惜，猎人弯弓搭箭，箭箭中物的神情却活脱而出，以其笔写其神，后世也少有媲美者。

《邶风·式微》：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！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！”这首诗是人民苦于劳役而发出的哀怨之词。两章叠唱，都以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”起唱：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为什么不回家？原因是“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”；“微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”，意思是，为了君主，不得不昼夜不停地在露水和污泥浆中奔波劳累。简短几句，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

奴役压迫的极端憎恨。

《国风》160篇，占了整部《诗经》的一半以上，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广，内容丰富，是《诗经》的主干和精华，因此后世有人以《风》代替整部《诗经》。

《雅》又分为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。《大雅》31篇，全部是西周的作品，是诸侯朝会典礼的朝会乐歌，大半产生于西周前半期和宣王“中兴”时期，有的出自公卿列士之手，有的出自太师、史官之手。其中叙述周人开国和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诗篇，如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麟》、《皇矣》、《文王》以及《常武》、《江汉》等是历史学家研究上古史最宝贵的资料。《小雅》74篇，基本上是西周后期的作品，应用范围比《大雅》要广，由诸侯朝会扩延到贵族社会的各种典礼和宴会，内容更加全面。有些篇章反映了贵族社会的生活。如《小弁》写父子矛盾；《宾之初筵》写饮酒无度、失仪败德；《鹿鸣》、《常棣》、《伐木》写朋友兄弟宴会之乐。有些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类似《国风》，如《苕之华》：“人可以食，鲜可以饱”，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”，反映出劳苦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活感情。这些都是《诗经》中的佳作。

《颂》共40篇，其中《周颂》31篇、《鲁颂》4篇、《商颂》5篇，主要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，美化开国者，膜拜上帝，向神灵祈求福佑。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诗都是“溢美”之词而轻视它们，其实，这些诗也有深层的内涵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。

三

《诗经》在艺术手法上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，是后世艺术创作的宝贵财富。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，《诗经》是具有现实主义创

作倾向的最早作品，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现实、扎根现实，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形象，从而反映社会生活的内涵。

《诗经》使用的语言丰富多彩，有人统计《诗经》一共使用了2 949个单字，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 900多个单音词，这些单字构成了近1 000个复音词。在这近5 000个词汇中，有丰富的动词、形容词、叠音词、双声叠韵词和大量的虚词，能够准确地表情达意，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。有些词，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清洗，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，如“尸位素餐”、“惩前毖后”、“高高在上”等，还活跃在现代交际活动之中。《诗经》的句式，主要是四言，但有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，也突破四言。如《缁衣》中有一言句，《祈文》中有二言句，《君子于役》中有三言句，《伐檀》中有五、六、七、八言句。重章叠句，一唱三叹也是《诗经》的句式特点，有些诗各章的结构、语言几乎完全相同，中间只换几个字，这样反复吟唱，不但便于记忆，利于传唱，而且能够充分地抒发思想感情。《诗经》全是合乐可唱的歌词，有和谐的韵律，音节铿锵悦耳，除《周颂》中有7篇诗无韵外，其余298篇全有韵。《诗经》在语言方面的特色，影响着历代文学语言的发展，后世文学在语言方面的艺术特点，许多可以从《诗经》中找到源头。

《诗经》的最主要的艺术特色，是成功地运用了赋、比、兴三种表现方法。其实，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是后来的研究者总结出来的，《诗经》的作者们在抒情言志时，头脑中并没有这些概念，后世学者通过对《诗经》的研究分析，发现《诗经》的作者们，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三种表现手法。

赋，朱熹说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”，就是叙述和描写。李泽厚也说：“它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、状物、抒情、表意，特别是前者。”《诗经》主要的表现手法就是叙述和描写，也就是说《诗经》主要是用“赋”来创作的，赋句占《诗经》诗句的绝大多数。有人据此认为，《诗经》的艺术成就不高，还不能称之为“成熟”的诗。对此，

我们认为分析不能失之简单。例如：《七月》全诗八章，将农民一年十二月的劳动铺叙出来，议论抒情甚少，基本上完全是“白描”式的叙述，但农夫被领主剥削的道理自明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难道能说《七月》的艺术成就很低吗？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主要手法也是“敷陈其事”；还有《荷马史诗》是叙事诗的经典，难道能说这些是“不成熟”的诗吗？

比，朱熹说：“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”换句话说，比就是比喻，在《诗经》中，比运用得很广泛。比的形式，可以分为明喻、隐喻、借喻。所谓明喻就是本体和喻体用一个“如”字或意义跟“如”相同的其他字相联结。如《汝坟》：“鲂鱼赪尾，王室如燄”。其中的“燄”就是火，一个远役在外的男子，把王室事务比喻成火，从而把远役的事势渲染得窘急之至。隐喻是将本体和喻体合二为一，直接用“是”或者与“是”同义的词将本体和喻体联结起来。如《正月》：“哀今之人，胡为虺蜴？”其中的“为”就作“是”解，把“今之人”直接说成是毒蛇，比喻形象而深刻。借喻是将本体全部隐去，以喻体代替本体。如《硕鼠》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，是借田间的大老鼠，来比贪婪的剥削者，深刻而有讽刺意味。此外，有人认为“对喻”也是“比”的一种形式，所谓对喻，就是本体和喻体上下相对，如《衡门》：“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鲂！岂其取妻，必齐之姜”，前两句是喻体，后两句是本体。其实，对喻的实质和明喻一致，只是在形式上省去“如”“若”等字，是明喻的略式。

兴，朱熹说：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就是先说出触动内心感情的景物而后再唱出心曲，所以兴句多在诗的开头，又称“发端”。兴也是《诗经》的重要表现手法。《关雎》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这就是兴。雎鸠这种在洲的水鸟，成对成侣后，深挚而忠贞，具有贞洁的德性。此句的出现，是为了引出下句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以“关关雎鸠”这一物象来说明对“窈窕淑女”的心理感受，两者之间有内通之处。

赋、比、兴是《诗经》最基本的艺术特点，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原则，两千多年来，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。